

军营新传

· 鲜活的军旅故事

国强永远都会记得7岁那年奶奶下葬时他流下的泪水，像是两条河从他心底通过眼睛，流过腮边，然后钻进脖领里的那种冰冷。那一天，奶奶的骨灰盒被放进了一个土坑，一锹锹的土呼呼地扬起来覆在上面，他知道再也没有疼他的奶奶了。人们每埋下一锹土，那个盒子就在眼前震一下。

母亲和国强随着亲戚们从坟地里往回走，她把国强的手攥得紧紧的：你上二年级了，要学会不哭了。最好的想念是放在心里，泪水不是给别人看的。国强似懂非懂地点头。一点头，泪水又流出来了。

国强永远会记得15岁那年暑假，他和父亲一起在工地上干活，胳膊被机器划开一道血口子时，自己惊恐地哭泣。那年夏天，学校要求学生暑假勤工俭学，他便和父亲商量着到工地上帮着做一些活。看着长到自己鼻梁处的儿子，父亲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仅一天下来，国强的手上便磨出了几个水泡。水泡一鼓一胀的，好几次国强委屈得想哭，可是他怕被人看到不好意思，咬咬牙挺过去了。劳动到第三天时，国强帮着父亲往搅拌机里上料，结果一个不小心滑倒了，胳膊顺着进料口划了下来，一道十几厘米长的伤口顿时渗出血来。父亲惊慌失措，一时也找不到止血的东西，国强看着滴滴答答流进水泥里的血，吓坏了。他感觉自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。泪水不争气地流下来。

国强任由父亲给自己做简易的包扎，阳光照在他微闭的眼睛上，他感觉模糊的双眼前是一片血红。父亲给他止住血后，心疼地对他说，所有的人都要经历伤痛，疼也不哭，就长成真正的男人了。

国强永远忘不了自己当兵入伍那天，在暗夜中沁出眼角的泪水一直流到嘴里时，那种咸咸的滋味。读到大三时，国强意识到如果再不参军，恐怕机会会越来越来。他喜欢军营里那种钢铁力量汇聚到一起澎湃着的感觉，他梦想汗水在训练场上浸透青春的那种疲惫，他羡慕在国庆阅兵队伍中闪过的那一张张刚毅的脸。

然而，让国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未能如愿。那年，学校的参军指标太少，哪怕他体检政审都没问题，他还是与梦想失之交臂。大四的这一年对于他来讲，有些煎熬，他在做着所有人入伍准备，而且更加关注部队上发生的事。那一年，他在新闻中看到有战士牺牲在了抗洪一线；那一年，他听说又有一艘航母下海奔向了一片蔚蓝。他更加为自己没有入伍觉得遗憾。

当在秋季接到入伍通知书时，早已经发誓不再哭的国强躲在黑夜中，藏在被子里，再也忍不住泪水。他努力地安慰自己，这不是哭，这是兴奋。这种兴奋随着血液沸腾着。

国强入伍后被选进了三军仪仗队，而且入伍一年后，他又被选出来参加一次盛会的护旗任务。这是他羡慕已久甚至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。几百名队友只选出少数人员参加执旗，这是何等的荣耀啊。由于激动，他又想流泪，但是想起母亲和父亲说过的话，他的牙把嘴唇咬得一片青白也没敢让泪水掉下来。

一双双皮靴在迎接盛会的时光里磨损着，一件件军衬衣被汗水浸渍着，一声声口号在胸膛中响亮着，一寸寸目光在风里雨里坚定着。盛会终于开幕了。

国强的任务是在主会场站礼宾哨。他站立的位置对于偌大的体育场来讲算是一个偏僻的角落，他笔直得像是一棵白杨。他的眼前是摇曳着的各国国旗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。国强听着现场的音乐，心潮起伏着，他努力地不去想这个美轮美奂的会场里最美的画面。他按照训练的要求，脸颊微微地上扬，坚定中透着自豪。背对着舞台，面对观众，此时的他就是东方的面孔。

国强听到了迎国旗的指令。通过现场的音效，他听到国旗班的战友铿锵的正步行进的声音。那整齐的脚步每向前踢一下，他都感觉胸膛胀成了一面巨大的鼓，在有节奏的咚咚地响着，他的呼吸不畅起来，他感觉快要窒息了。

国歌奏响了，那熟悉的旋律，那豪迈的声音，那神圣的乐曲，猛地让整个会场安静下来了。渐渐地，国强好像听不到国歌在奏，只有温热的泪水划过脸颊的声音，他的眼前是一整片一整片的红，这种红是无比熟悉的红，是无比热爱的红；这种红是无比渴望的红，又是无比温暖的红。

一滴泪滑过国强的脸颊。

男儿有泪

· 骨得意



沉钟

· 郑茂琦

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，护旗手那滴滑落脸颊的热泪，饱含对国家的忠诚、热爱和自豪。那一夜，那张照片在网络上传热。(男儿有泪)就是取材于这则新闻的故事。有人问我什么是好的故事，我说，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就是好故事。因为它像刀子，不管你是否愿意，它都会在你心底刻下一圈圈成长的年轮；它像宝石，看见的人都想捡起珍藏。

此外，好故事还要特别注重融人性与人情。作家董村笔下的群山是浩茫无际、凶险莫测的，但对于身处群山之中的这些抗联女战士而言，孩子是一个可以遥望的未来，一个幸福的理想。无论再艰难的日子，那不曾断绝的希望正是支撑她们前行的力量。

总之，渴望故事如沉钟，能激起人们内心的回响。

本版插图：李振
图片制作：贾国梁

哨所里的手擀面

· 赵丽丽

· 微纪事

· 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哨所，隐藏在大山里。

根据单位安排，我和同事乘车前往九号哨所配发图书。车子驶进山路，沿途高山耸立，山上流淌下来的泉水哗哗作响，远处是白得刺眼的雪山。杂草丛生的路面上遍布着早熟的地洞，路旁还有停落在小山坡上的秃鹰，突然窜出来的野鸡……

同行的人说，九号哨所有1名班长，2名上等兵。中午时分，车子开到了哨所前，旁边的一块3米多高的石头上雕刻着“东方神剑第一哨”7个大字。两名上等兵从营房里跑出来，黝黑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其中一名小战士告诉我们，班长早上巡逻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
走进哨所，两名上等兵开始在厨房里准备午饭。我想帮忙，但走过来一看，他们择菜有模有样。听说，这里的战士可都会“十八般武艺”，平时除了担负执勤巡逻任务，还要养鸡，搞种植，烧锅炉……

在与那名小战士交谈中，我得知他是山东人，平日里最想念的是妈妈做的手擀面。

小时候，妈妈也经常给我做手擀面。我回忆着妈妈制作手擀面的过程，把面粉倒进盆里，加上清水，边倒边用筷子搅。记得妈妈说过“软面饺子硬面汤”，意思是包饺子的面要和得软一些，而擀面条的面则要硬一些，这样煮出来的面条会更筋道好吃。

我把揉好的面团切成两个面剂子，撒上一层面粉，开始用擀面杖擀面剂子，眼看着它一点一点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薄的圆饼。这时班长巡逻回来了，也穿上围裙，当起了今天的“主厨”，开始做鸡蛋白西红柿面。此时，我的手擀面也即将制作完成，我把圆饼重叠几折，小心翼翼地把它切成一段段的细条，然后用手扯了几下，下到锅里。

当小战士端着热气腾腾的手擀面大口大口吃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眼睛湿润了。我知道，他们离家千里之外，在荒无人烟的边关哨所站岗巡逻，这里没有手机信号，他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吃完后，他用手抹掉嘴角的油，笑着说：“到时间了，我上哨喽！”

我们要离开了，另外两个战士站在刻着“东方神剑第一哨”的石头前，昂首挺胸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……透过车窗，回望着那些把根扎在贫瘠山巅上的草木，我突然明白妈妈做手擀面的秘密：要想把面做得好吃，只有一个秘诀：要充满感情，充满爱。

· 兵故事

· 用文学抵达真实

黄昏时分，李桂香牵着那匹枣红马，终于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。她先是十分警觉地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形，这才朝马上的人说道，就这里吧！接着，她便举起胳膊，把马上的简玉秀有些小心地搀了下来。

我自己来！话音未落，不等李桂香伸过手去，儿子小天赐也已经抓着马鬃，从那匹枣红马上跳下来了。

李桂香朝他笑了笑，然后抬起头望向远方。绵延起伏的小兴安岭上，到处都是满眼的斑斓。那些高大茂密的树木的影子，投射到眼前那条小河里，就像是静静流淌着一袭色彩缤纷的绸缎。

再过几天，小天赐就要6岁了，照理说，6岁，也该是懂事的年龄了！

简玉秀拖着笨重的身子，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在李桂香的搀扶下，她一边小心翼翼地往一棵倒木跟前走，一边有气无力地说道，大姐，我怕是真的撑不住了！

再坚持一下，快好了。李桂香安慰道，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！

在小天赐的帮助下，李桂香很快在那棵倒木旁，拢起了一床厚厚的落叶，紧接着，又从口袋里扯出半块军用毯来，铺上去，说，这地方避风，你就踏踏实实把这孩子生下来吧！

小天赐在身旁的一棵黑桦树上拴好了马缰，扭头问道，妈妈，我们要在这里过夜吗？

李桂香向他点了一下头，那孩子立时也就明白了，便不再问啥，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一支木头枪，饶有兴味地把玩起来。

少顷，就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简玉秀回身望望刚刚走出的这片山林，眼睛一下湿了，喃喃说道，又走了三天了……

1

三天里，简玉秀很难开一次口。

三天前的那个黎明刚刚来临，抗联西征先遣队就不幸遭到了敌人的一次大规模包抄。由于寡不敌众，抗联战士们虽然竭尽全力，奋勇搏杀，最终取得了突围的成功，但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带队前行的骑兵营高营长，就是在那一次突围中牺牲的。

那个时候，妇女团的队员简玉秀，跟随大部队一起，挺着个大肚子，正准备穿越一条险象环生的大峡谷。

当神情凝重的冯团长一手牵着那匹枣红马，一手托着那顶缀着红五星的灰布帽子来到她跟前，又十分郑重地把它们交到她的手里时，简玉秀不觉愣了一下，旋即，她就一切都明白了。接着，她一边努力地握着马缰，一边朝那匹马马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，随后，就把目光停在帽子上的那颗红五星上。

马是高营长的马，而帽子上的那颗红五星，正是她自己在西征前一针一线亲手缝上去的。

冯团长想对她说点什么，却被她打了个手势制止了。

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简玉秀说，老高他……我知道了……

她本是没想到要哭的，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过自己一定要坚强。可是，此时此刻，她紧紧攥着那顶缀着红五星的灰布帽子，拥在嗓子里的呜咽声，还是如一道山洪般地翻滚了出来。

而恰恰就在此时，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，拼力扭动了一下身子。一阵钻心的剧痛袭来，一时之间，让单薄瘦小的简玉秀，差点儿昏厥过去。

李桂香一把将她扶住了，转头望着冯团长，有些着急地问道，孩子很快就要生了，就这几天的事儿，老冯，你说怎么办？

冯团长望望简玉秀，又望望妻子李桂香和站在她身前的儿子小天赐，最后，把目光投向大峡谷的尽头。末了，他突然把目光收回来，一边深情地望着李桂香，一边说道，你和天赐留下来吧！

李桂香不觉怔了一下。

群山

· 董村

想了想，冯团长又叮嘱道，等孩子生下来后，你们就按着原定的西征路线，继续朝前走。我会在必要的路口留下标记……

说完这话，冯团长轻轻握了握李桂香的手，道一声保重，便转身走去。可是，没走几步，突然又停下步子，从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来，回身把它递给小天赐。

枪！小天赐见了，眼前一亮，不觉又惊喜。

那是一把做工精巧的木制手枪。冯团长充满爱怜地摸了摸小天赐的头，探身说道，好孩子，你要好好听妈妈和玉秀姨的话！

说着，冯团长侧身指了指远处，看到那座山了吗？

小天赐朝远处的那座山张望着，点了一下头。

爸爸在前面给你们引路，冯团长说，很快，咱们就能在山那边见面了！

小天赐又使劲点了点头。

一直望着爸爸追赶着队伍走出很远了，小天赐这才回头问道，妈妈，我们和玉秀姨怎么办？

李桂香看看小天赐，又看看简玉秀，举头望着重重山峦，说道，朝前走！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坚定得像块铁。

2

随后三天的时间里，几个人朝着队伍行走的方向，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。终于走出大峡谷，接着，他们又翻过了一座陡峭壁立的高山，蹚过了一片长满了塔头草的沼泽地，穿过了一片阔无边际的原始森林。遇到地势相对平缓的林地，李桂香就会让简玉秀和小天赐骑在马上，自己则在前面牵着马缰慢慢走。而一旦遇到了地势险要处，她又不得不紧紧挽着简玉秀，薄冰上行走般地倍加小心。每每这时，小天赐总是听话地牵着马缰，一步一步紧跟在她们的身后。

又瘦又小的小天赐，天生的营养不良，没有发育好的身子骨，就像是一棵缺少了水分滋养的豆芽菜，让人看上去又爱又怜。

那匹枣红马可真是一匹好马，整整一路，它乖乖地跟随着现在的主人，既不尥蹶子，也不要脾气，只是，事到如今，它也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。

自从得到高营长牺牲的消息后，简玉秀突然一下就变了，她的脸上，再也寻不见花朵般绽放的笑意了。与此同时，李桂香还发现，她的眼睛里既含满了悲伤，又暗藏了仇恨。

糟糕的是，分娩前的阵痛，竟是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强烈起来。然而，即便这样，那个将要出世的新生命，却并不急于来到这个充满了战争与苦难的世界。每一次阵痛来袭时，豆大的汗珠子，就会从简玉秀那张瘦黄的脸上滚下来。但是，除了紧咬着牙齿，叹息般地呻唤几声，简玉秀自始至终都没喊过一声痛。她是在忍，咬碎牙齿般地忍……

兴安岭上的暮色是在突然之间降临的。苍苍茫茫的暮色如同一道幕布，抑或一道闸门，哗的一声，隔断了白昼的光明。从丛林深处刮来的山风，一下子就变得冷硬了起来。山风搅动着落叶，簌簌作响。简玉秀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下意识地裹紧了身子。

李桂香这才想起什么似的，起身从小河里取了水来，又很快生起了一堆篝火。担心被敌人发现，成为袭击的目标，李桂香刻意把它打成了很小的一堆。篝火很小，很红，也很暖，驱赶着秋夜的寒冷。

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，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嚎声，突然就从对面的山岭上传了过来。少顷之间，狼声四起，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回荡着。听着那狼嚎，简玉秀动了一下身子，不觉又呻吟了一声。

玉秀，咋了？李桂香坐起身子，朝身边的篝火里续了几根木柴，问道。

简玉秀又动了动身子，有些埋怨地说道，这孩子，咋就这么难缠呢！

李桂香知道她说的是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，苦笑一声道，这炮火连天的日子，他也是不愿意早来呢！玉秀，你要打起精神来，到了该来的时候，他总会来的！我们随时都在迎接他呢！

这会儿，李桂香很想和她说话儿，于是便又接着说道，睡不着，你就和我说话吧，说说你，刚才都在想什么？

简玉秀听了，沉默了片刻，忽然啜泣起来。

李桂香侧身把她的手握住了，小心地问道，玉秀，想伤心事了？

没有。简玉秀喃喃地说。

那哭个啥？快给我说说。李桂香说。

又沉默了一会子，简玉秀这才鼓着勇气说道，大姐，我想好了，这孩子咱不能要，到时候，你就把他处理了吧！

李桂香吃了一惊，厉声喝道，你净胡说！

真的，是真的！简玉秀强调说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没有了孩子，抗联奔个啥？不行！李桂香说，孩子是投靠我们来的，我们怎么能说处理就处理呢？这可是咱抗联的根，是咱的未来呢！

你就不怕他把我们全都拖累死吗？简玉秀执拗地说道。

不会，李桂香紧紧握着简玉秀的手说，我们总能想出办法来。再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把他处理了，那不正好称了敌人的心？他们不是一直想要对我们斩草除根、赶尽杀绝吗？你有这想法，我能理解，除非万不得已，要死，我们就死到一起……整个山林一起沉默了。

3

黎明将要到来的时候，李桂香突然听到那匹黑马突突突连打了两个响鼻，猛然之间她睁开眼，翻身坐起身子，看到它正站在一片熹微的光线里，支棱着两只耳朵，专注地谛听着什么。紧接着，它又抬起两只前蹄，开始焦灼不安地刨动起来。枣红马异常的举动，一下让李桂香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她急急地唤了声玉秀，又唤了声天赐，伏身趴在地上仔细听了听，突然压低声音喊道，不好，有情况！一边这样喊着，她一边起身解开马缰，又把一支手枪握紧了。

简玉秀很快便意识到了什么，喊了一声大姐，但随之而来的一阵剧痛，立时又把她击垮了。我不行了……不要管我，你们快跑！

难道昨夜的那一堆篝火暴露了目标，把讨伐队引来了？事到如今，李桂香已经顾不得细想了。

这时间，一队纷纷乱乱的马蹄声，已经由远而近传过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似乎还听到了有人在呜哩哇啦地喊叫着什么。

妈妈，怎么办？小天赐有些惊恐地望着妈妈。

李桂香匆匆看了眼简玉秀，又看了眼小天赐，突然间，她就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，急促地说道，好孩子，快，去找你爸爸……

李桂香边说，边把马缰塞到小天赐的手里，又一个顺势把他抱到马背上，催促道，快，抓住马鬃别松手，顺河一直朝前跑，别回头……

话音未落，李桂香挥手朝那匹马狠狠拍了一掌。那匹枣红马，旋即就像一道离弦箭般地向狂奔去了。

妈妈，妈妈……小天赐一定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他一边随着那匹高头大马往前跑，一边忍不住地失声大喊起来。

喊声像一道闪电，划破了黎明的天空。

谁承想，那一队乱纷纷的马蹄声和呜哩哇啦的喊叫声，眨眼之间顺着河道去了。

当那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击声传过来时，李桂香感到一颗心突然之间就被人掏空了。她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身子，失魂落魄般地喃喃自语道，我的孩子……

后来的几天里，李桂香一直在河边站着，像是在等待谁的到来。只是，此时此刻，她的怀里已经多了一个鲜活的生命。这个小生命哭声嘹亮，让李桂香不禁感到悲欣交集。

河的对岸还是山。虽然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远，但她因怀抱着的小生命而沉浸在对未来的遐想中。

故事
兵阵

长征

第5396期

